# 涇野先生文集

淺衷薄
粒者斥
言盡其
胥育而

#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後學北地李楨

## 書一

### 奉虎谷先生書

柟罪逆深重不滅其身乃禍及吾親五內潰裂號訴非所殞絕方劇伏聞尊恙驚憂滋甚夫斯道不明借中庸為說者。既以病國而毒民。其天資稍高者。不事文字聲名。則好奇自異。又或雖從事于道也。言雖富。講雖深。乃復不通人情。柟皆以為異端浮屠。老佛私

足以起將人聾順

論。雖汲黯丙吉之徒。皆在韓愈吳澄之右。方將仰夫子而正之也。而病勢如此。豈非天扎。方今聖明在上。天下猶可為。願夫子善理尊恙。令便痊愈。奉對明時。即不能。力疾傳經。德化鄉里。以淑後覺。豈曰不可。審若是。哲人賢士。不蚤用。必晚用矣。斯亦柄思孝先人。報德尊師。不忘君恩之志也。願以請正焉。喪病荒迷。不罄下懷。伏惟善加調攝。節宣不勝至禱。

## 與柳泉方伯書

使來得敎。翰并歲書之貺。感慰何恨。別簡足見衛道

六經註脚原非得已泥而議之更誰相翼之乎此正好立名一端也

嗜學之盛心欽佩欽佩且晦翁者諸經之所由明往聖前賢之志亦賴以不死後學未能即其門庭豈可肆然議之然而造道之士亦當自得所入故雖以孔子之聖其徒有篤信者有違者有反求諸已而不遽然信者夫篤信者固為學夫子反求諸已者亦未為背聖人也今日之俗其一好和光以同塵其一好立名以自異此皆聖門之異端古人比其害甚於佛老吾輩不可不深察也時方春和地方民果皆樂遂其生否就此附問

此見甚與正論

近日天挽曾元父子須知未必大說言禍福則迂矣

朱子止言五患惟朱子兆域稱

# 與裴伯修書

往者重辱光顧，逢華蕪以數日之教，令人銘感何已。用之便人，稽書裁謝，罪過罪過。仰問復辱手翰，益增愧竦。鄙詩之贈，因吾兄風水之論，及述青衿道士騎鶴昇天之事，遂有此作。盖謂天下事如風水者，雖學者亦當知。但馳心于此，則于脩真理性而上達于天之妙，恐不無舛誤也。詩故云然耳。如葬法一事，只如程子避五患之說，可以通行無礙。而朱子山陵議狀，其曰擇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以折荆大聲之非

佐何
致不
深書
以佳
耳

者則可矣。若夫論土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不敢以
為必然。至謂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其形神不安、而子
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則又甚恠而尤不敢以為必
然也。蓋上古之時、葬之山野、不封不樹。而孔子始封
之。自秦漢以來、始有山陵原廟之禮。而中古迎塊立
主之義遂。忽焉不講。乃專于塊壤之上。求風水之合。
以為禍福之驗。世豈有此理哉。雖仲尼而為此論、吾
亦不信。況出于郭璞淳風之輩、以駭時俗之耳目、而
不神于久遠者耶、審若是、彼仲尼以上聖人、又豈愚

于郭璞淳風而省珍其世耶彼孫逢吉趙彥逾者又何足以知之如不可信以秦皇言之其未帝之先塋不知為誰所擇以有天下其既帝之後也驪山之域亦海內堊師之選乃二世而亡者何也恃在愛厚不敢喋喋倘蒙不鄙尤希賜教

與薛孝夫書

別來懷想何已得書問及來使足知及民之政矣喜慰何限所稱鄉先生者如得其實即民之望也願以身事之而禀度焉勿學世俗吏作父母官体也。蓋此

部下有此等人

則可不然乎滂沸端矣惟正己因人情是循良箴

寄人必不求於官則為官者不可不求之耳此單父宰故事也望孝夫甚勿為古今異宜之說以渝其舊其餘惟望因民情而行若所謂大異於人者則正已耳於孝夫有一日之長故又喋喋知孝夫之必不我違也

與辛侯止脩坊牌書

數日前聞執事欲為僕作坊牌高情雅意知感不盡然已煩盛吏彭銳辭止頃聞昨已破木每甲出米五斗充工師費僕慚惧殊甚當此旱雹之時百姓無食

此舉此札非淫野不能傲游者以為卓識溫飽者以為矯俗釣譽

背妻殺子。毁垣拆屋。不忍見聞。又復與此則窮困之人。固有欲食吾之肉。詈吾之祖者矣。且坊牌價前舍弟已領自建。理難復擾。縱篤志名利。亦不敢為詐錢之舉也。且聞數月以來。執事收贖甚重。或二人異罪其罰則均。笞杖之徒。非一二十木則一二十金。道路喧傳云為建坊之用。或云僕有請於執事。或云執事有他心。此其言雖不實。然其跡皆可疑也。不有損於執事。必有損於僕。吾二人者。俱損。又何坊牌之為。況今里甲不公。動輒棓克。一官之過。費或十金。一事之

劣科至百兩。如坊牌成所費豈啻千金也。且僕在告養病方理藥餌不暇乃復與此土木行事之人。可以緝吾。執法之官。可以劾吾。冤苦之民可以奏吾。則坊牌之建執事非愛僕實害僕也執事必欲成之則僕固有走書當路以助僕口之弱呂枏二字固不得入之高扁也

與康太史德涵書

往赴京時匆匆不能拜別至今悽悵仗賴一路平安十一月二十日抵京合愧竊祿足負知己吾兄心跡

明白近日人多知之其有今日祗因言語之肆耳夫言行一也古之人未有不謹於言而能美其行者惟望吾兄非法不言以成大業固非若是以要譽干祿也吾儒之法自當爾耳官之有無已知豪傑不以爲意但負此大才遭時不靖廢處山林亦人所甚惜也況志在期民者其自處又將若何而後可乎承吾兄之教日就栢齋與化之效全未思齊之心常存若栢齋者吾兄亦不可不念之也伯循服已闋矣可邀致浙西與處數月當大有益耳道遠情深臨紙不勝悵

惘

## 與涂水京兆書

即者遠別，以拘禁不能望塵郊送，今尚怏怏也。玆到南都已久，不知拯饑振窮，果有效驗否。夫拯饑如救焚溺，一念少緩，民命即喪，想諸政具停，專志於此也。遲半月十日，不聞仁聲，則吾將先謂子為尸位矣。如何如何。兄洹野兄在彼，司成可行之事，皆宜磨切而舉措之也。

相責如此，古道哉。

## 與王克孝書

史約五代纂益精於昔所語文纂語錄擩道屢言及
背峻拒矣年荒極知西北之苦無如之何諸賢位次
神主格式面講可定童女訓之編乃風化之本甚善
世語編至東晉足慰遠懷玉玉溪公之殁甚可傷惜
天之不吊善人如此閑移居書舍足驗學業如王難
之路近亦可召聚使彼亦知大道之美如何二程秋
釋差字便告刋者但釋字之下曰字乃某自去耳外
語錄近頗增多而充孝前攜去者并外篇今皆株去
十分之三四矣故雖在充孝處本亦不可傳人也今

稍語録序并周程書牋紙見意

與韓少參五泉書

得手教乃知執事且未行何以遲遲至此也此去山西甚邇到彼定省大夫人甚便家事附令弟亦宜聞又欲請沙苑田當家此何說也僕數日間亦欲北行所教之言感激不盡但過望於我矣愧汗此行竊祿讀書則有之他未敢有定見也主上初政而諸言者不肯舉其體要乃煩冗腐爛以致厭煩是以後雖有嘉言亦不能信也沙苑之既固宜其然矣天下事之

壞。孰非吾輩乎。柰何柰何、汝明家文字匆匆不能衆筆、容圖之、所寄樂府及二行風人之作也、其世德堂記太過於文耳、見懷之詩體格亦頗弱、然其意則不敢當也、容日補和請教、大復之故甚可痛、不識其藁作何處也、亦曾圖之否、

## 復孟都憲書

伏蒙敎翰、并高集厚貺、感荷不盡、予乾誌文所添改、誠當也、以鄙見言之、只依正德年間所作刻之、為得其實、且於措辭亦有意也、如用今所添事、只附書於

宗石之末亦可乃然後如子乾之不殁而并吾當時

撰志者之心矣又

先帝雖有晏遊等事今已已矣臣子只可隱諱非若

當上疏時之可言也此等語若出子乾友人之筆可

謂薄君而厚友若出執事之意則尤不可使聞於他

人也如何生菲薄卑微不足道惟是明公勲位道德

世所仰重而生且又辱教愛敢狂妄請教

復瀕石唐虞佐書

某數年來辱吾執事之教且愛者不啻河深而丘重

乃蒙差學官齎手書厚貺遠問解州窮孤之中何勝欣幸感刻感刻且又托以大旨後語此書皆窮理盡性之言固不可以舉業類擬而其不材且素未學乃不敢違命以数語續貂甚愧汗耳惟吾執事斤正後加本庶不為此集玷耳豕問及小兒甚感然此兒自老哥到解後寒家有亡弟家眷無人看望即令田歸矣

答虎谷先生書

[illegible]咨拜受王沁州寄到手教暨墨本諸詩足知尊意

大愈、不懷無任慰幸、來諭言枏閉戶讀書、豈有此事枏自甲戌年歸來、即侍先父病不出門者一年有余、比丁憂家不與士俗交遊之會者又二年有余荒惑頹頓不讀書者盖四年也、君來諭其道路之誤傳乎、承問切己工夫及自得處愛枏猶子之意愧荷愧荷然憂病交攻諸念皆廢、又不親師門過差時出、豈不自吏尚爾頹復竊謂宣聖三十而立後學雖未必然若四十五十止學得立亦可、其不惑知天命皆待七八十年圖之枏今已四十、自揣去立且難也、然則吾

師何以教我端居上帝臨擊磬是何心知吾師之不可階而升也謹奉置北壁用策勵隋第劄云靜中自覺有進於弟子有疑焉不知當其動時乃無進耶又不知何者爲靜中耶幸指我迷壬申之冬曾攜家一過榆次然榆次無官幾不能行是時夫子亦在大同故栢井驛有次韻之題言不能進謁也然自是再無榆次行後期尚可求也風聞吾師與冦涂水結姻此事前有孔氏南宮氏公冶氏後有程氏張氏朱氏蔡氏其他賢則未聞也王給事有江南之行過書甚稀

直卿不知為誰氏字、馬伯循行取赴京矣、大行有何粹夫者、柟嘗比諸仲由子貢、不知曾通問否、此人頗直言無忌諱、又無世俗浮華詩酒遊蕩之態、故與世寡合、惟柟甚敬重之、以為真孔門之徒也、不知如何近著何書曾得良友及賢弟子否往日改定綱目曾脫藁未此書真有錯太抵事詳而志畧以通鑑考之則又有遺者皆大節也如脫藁幸傳示一二家及著有他文字亦乞教示

荅崔吉士仲鳧書

受書之後五七日把玩不歇廼使空希頹靡中忽得一振警也懇懇清誨良中愚病常自點檢行不加進拘之以昏思不加精阻之以懦且當私意横起之時極力按伏未幾復起然卒不能使之起亦卒不能使之去即劉贊夫所謂頻復厲迷復凶耳是重疾也來諭姑言勤苦太多薄示其責云耳若謂優游涵詠待其自得明于理以達諸事者此誠切要之言其所當佩持者也敬臣來言吾兄漸加沉靜勤于誦思夫以吾兄平日之踈通將事可拾

動靜交養之學學者多茫昧先后所以此論尤破天荒如大學定靜相因人不得以靜為靜動為動也

芥去也今適如敬臣云云是損高益卑歛華就實察其所存當審其所見詳其所至當擇其所得及觀所謂動之多過由靜之無養中間私意太多浮躁起滅不定者足見邇來心之存焉者多矣雖然養于靜以應于動固也第事之在我以至在萬物者苟不知為之所當為而為之則程子所謂雖公事以私意為者亦私耳祇見夫靜之不能靜浮躁由是起也故大學之道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此說是也今學者皆曰此事遠大姑從近小而行抑不知學有綱領雖聖人與愚人同其節目則各隨人才力所通處用耳大學知止之言與艮之彖盖綱領也此而不同學必有為為之也如何

答馬吉士敬臣書

竊嘗自念志大而力小志大故專有正助之意力小故恒有忽忘之病正助不忽忘猶可也忘且正助焉奚啻孟子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哉承諭

勿正勿忘勿以為小而忽之此正華佗視病洞見人五臟敢不佩服但謂恐蒸勞其精力者過多養其靜虛者過少此亦仲鳧意也於仲鳧書已畧辯之而又以質諸君子夫以是裁割某之正與忘之病固為親切若持為不易之規恐未可也且周子謂靜程子云虛皆以存理遏欲言之其用心力太矣今對心力言之謂心力不可過多靜虛不可過少則心力者無乃俗儒記誦之苦靜虛者無乃禪靜之寂滅乎若謂寂然不動之靜虛則又聖學已成

後之事。不可以過少言也。又謂多視損目。燈火為甚。多思損神。為文為甚。愛我之篤處。兄弟不過如是。然非禮而視。誠損目。果禮也。視愈多而愈明。燈火非損目之甚者也。非禮而思。誠損神。果禮也。思愈多而愈精。為文非損神之甚者也。今不論合禮與否。而直云云。必將蒙目放心。斯以免其疾乎。其曰古人為學。恒求于勤苦精敏之中。而得于脩藏游息之後者。亦若未當。夫勤苦精敏。未嘗無得。脩藏游息。亦未嘗非求。若謂求皆在彼。得皆在此。是

則動為用功靜為成效且其所謂脩且游者初未嘗非勤苦精斂之為又安得列于藏脩之科與彼分兩事耶以此觀吾子近日無乃以勤苦為病習寡言省事之為者哉夫惟其以勤勞為病也是以將有為也恒有自難之心又有為也又多自怨之意知來諭者矣別離已久造詣未能親覯但據手書一二不合鄙意者喋喋言之以為過防之戒幸吾子賜覽而深察之

再答陳子發書

務本實而畧其華採此力學之真詮也

前書計已入覽茲陳倉歸謹附問老先生起居想就康泰也而子發孝心之慰可知矣承養之暇望擇直諒之友日相講切以修顏曾之學若漢文唐詩但令可為我驅使而已無得被其滔溺侵于正功方是造詣也迩章宣之王貞立皆至見所持守有確乎不可拔之意令人喜幸無限想子發所欲知也邇來用何工夫會何朋友並何行業作何文字有所得望無吝金玉

答張侍御仲修書

交游中如此個肝膽者真不可以皮相人也

書不足見大才當事之不難也然一年之事辦于數日之間又有餘課當是時也此風一倡恐啓御事者興利之念此幾當思豪右之輩苟有犯法止可平心處之寄聲友朋不免傳播安知聞者不生展轉媒孽之謀此計當審古言興利不如除害疏導涑水亦非小業此舉當審利苟盡興害苟盡除在執事論亦不足道也措人舉措澤及百世此志當遠西來之人有托為僕之朋友親戚鄉里請謁者雖真必私如以德相愛此輩當絕往日巡塩事例參互考訂必有可取

定為準的使奸不能容商使民便國便用詔來者此
典當修如何如何

答李南厓書

觀風之叙耕所願作弟以制中不能速成且執事方行事于此也故欲俟服闋耳執事何至遽責夜而火板乎將非右論說謗而即懼邪審若是心齋坐忘安在哉只今讒言滔天蒼生窮甚仁人之所甚痛也而執事之作列民隱而狀邊愁於世未必無補即執事去河州再刻豈能止邪即不然有如王扶風之擬者

讀書至此不覺捲卷歎嘅蓋毀哭驚必即脬淤解體今人恭尤今人嘅

執事又安能下火票邪夫君子之處人欲其免禍而趨吉若君子之自處毀譽災祥付之外可也故子輿知天不論人之行止仲尼知命惟憂道之廢興不然雖築靜亭於扶桑之東弱水之西柟見其益嚚嚚也凡此皆不背於前不知如何南厓幽懋謹撰一叙斯其意亦可以占鄙意也夫君子之志於道也非學之難惟友之難非友之難惟一志者為難君子求之於一鄉一鄉不得求之一國一國不得求之天下天下不得求之古人苟得一志而友也上何惧晴于日月

下何惧淺于蒼海夫執事於柟故不相識往年未見而相思今年既見而相契所謂一志者非歟況史叙之事有徹皐之勇當其意萬里雲霄可一蹴而至也則又安敢欺於一志者哉來吏又有袖中之睨爲執事作文豈可受乎

荅張仲脩書

承命查定三晉名賢奉祀河東書院按史志在古有若解州風后平陽荅頡在唐虞有若稷山后稷在夏有若安邑關龍逄在商有若夏縣巫咸平陸傅說皆

評品如懸鑑燭識如刻畫其是

陽伯夷、叔齊在周有若平遥尹吉甫、介休介子推晉陽羊舌職、西河卜商在漢有若介休郭泰太原王烈解州關羽在晉有若晉陽郭琦在隋有若龍門王通、在唐有若太原狄仁傑、聞喜裴度在宋有若平陽孫復夏縣司馬光介休文彥博在大明有若河津薛瑄夫自周漢以來茲土名賢衆矣然多有瑕垢智如士會奔秦而討挽史駢信如荀息事君而不明嫡庶友如鄧攸位高頗媚權貴忠如霍光溺妻不正大義王延之孝仕于劉聰柳宗元之文黨于叔文他若董狐

一篇文字

祁奚宮之奇段干木周續之周黨王續韓通趙昰董雖有懿行不盡純粹皆不得與諸君子並夫後世士論弗正多崇言卑行貴名賤實故馬融訓詁雖草率李固猶祀孔廟尹焞正學雖賢如朱熹亦短其致知以孔顏之學觀之後儒失之遠矣故今定祀惟取大節不論言語俾學者知所趨向至若伯夷叔齊尹吉甫卜商雖非茲土之產然食于斯卒于斯葬于斯魂魄存于斯文安知後來諸賢非四子之遺教也且今首陽西河平遥區區小邦遊此四子與日月爭光不

朽論三晉名賢詎可遺諸至若君實夏縣雖祀入祀書院亦宜蓋書院統晉省而該其志傳矣猶天下皆祀孔顏曲阜不可無二氏廟也匆匆考校未的望吾子博采群史曁諸耆英去取者定實風化之大者也

答山陰朱守中道長書

去歲得會晤京邸私以爲疑可質善可問學可講喜幸殊甚乃日奔馳塵土中忽忽如醉夢過一年山東之行幾欲具一夕之餞以盡鄙懷復以場屋事因循未得一奉別恨懊殊甚來諭云悠悠者此正爲學通病

論亦了徒求病論証而圖其要此大聖賢作用間前若一番察也

聞之惕然深省、然此亦不可無所據也夫學之為以知近知寡為本學之行以知遠知多為幾、故萬里之行。非一日之可見。千鈞之重。非一手之可舉。若使汪為而濫與。則又昧於近寡之道。而無以為之本也。是故琢玉之家。不畜碔砆煉丹之室。不積烈火、何者火烈則丹飛。玉碔砆之皆畜。則玉之琢也必不精矣。故君子之道或以悠悠而廢。或以悠悠而成。惟視其所生者理欲何如也。僕山居時、或思朝、曰、何為此塊然如株木而無益於世哉、及朝居時、又思山、曰、何為此

尸然如蹲鴟而無益於世哉然則山居之惡非因久靜朝居之惡非因久動各有所自致也雖然朝居之過大山居之過過小過小者於己有失於人未妨過大者不惟害己并及其人故君子寧為株木不為蹲鴟此亦僕之所自知者也若夫惟仁人為能愛民惟義士為能報國仁莫大於進諸司之賢義莫急於黜庶司之惡若以此為簿書雖終日從事焉又何妨山東之政當無大於此矣

答鄭維東書

處事剴切亦足扶正氣而猶屬氣性絶

維東之高行大材豈待觀省行錄而後知乎然觀此益為予心之所惑也自古哲人直士率罹絶遭毀然即録中專提窴族一節豈非速禦之一端耶士君子在天地間何必以黜自沮乎千萬無以此嬰心逍遥乎無愧怍之天以求天地鬼神之知區區俗論蚊虻視之可也録宜藏之中笥以示後人勿遽不盡

答王端溪書

昨諸葉實欲請教顧溢美過甚何以克當竊惟古之友朋室路雖遠道義實深盖鄉閭之近不得其人則

先生之虛心向學也一至于此今經生堅于尚吾人懈循乃深十道者而虛心咸蓋此大海所以無涯涘也

便求之河山江海之遥雖至數千百里而不辭凡以為斯文之重耳當其切磋之間箴規之處情同骨肉而志斷金石如兩程之與橫渠晦菴之與南軒蓋皆殊方異地之人也觀其遺集曾見有一言過美者乎執事自任道以來頗錯愛乎愚弟愚弟亦甚重于執事故敢以此奉復異日後常聞過也高詩甚嘉論之令人有出塵之想但亦到鳳凰樓語則傷偏耳宜乆聞

詔起未見抵任而來諭云棄官之餘疎懶多疾將夫

子仕止又速惟係乎時者乃不然耶將吾兄欲學陳摶而又過之不學夫子耶陝西總志尚未完脩方欲借大儒名筆以增輝于黄河華山也知重知重力疾布悃

答王端溪子德徵書

枏荒惑頹頽忽越大祥柰何悲苦無聊之中乃獲手敎啓廸且千里遣使不鄙庸愚以新著詩禮嘗見二部波瀾汪洋如捧白璧慰幸如何感激如何不策勵欿慝者非人也木葉時凋昔人在望發憤忘食展如

李諭然古之君子得志則無私不得志則無悶後之君子得志則矜持不得志則放曠古也任理今也任氣是以不同在地之水海為大滂涯而觀其海愈闊在天之星斗為綱去杓而觀其星始衆君子非不欲識衆星也握開陽抱搖光則四時具君子非不欲識百川也窮尾閭究天根則萬派明匯澤釋禮而不考晦翁註詩而自信不考則非寧偷之意自信則乖無邪之言皆仲尼之宿憾也君子文從而疊之不亦過乎夫禮莫大於宜詩不越乎興故商祝夏祝闇用于

先生博洽絕倫故說經真透其髓叔孫毛萇詭充屐妄宜

周世儀周二禮者小記之經也君子猶委詩故孔子曰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今用之吾從周豈無意乎君乃采傳而據經本人而按世援志而興言錯時而立義假象而匿形詩有五實小序具之故孔子憂群小之慍知栢舟非婦人之辭也論苞苴之行知木瓜非男女之詩也故說詩者以孔孟為正何者其來遠其道明也韓嬰奇而冶鄭玄物而昧毛萇質匡衡華程氏兄弟擒其情其他未免臆度也夫義理可以心推事實必由口授生乎數千載之下而以己意逆

料數千載前之事以為盡不然也則吾豈敢故通今可以議禮窮古可以說詩禮本古人之迹詩即今人之情故柟甞謂詩禮當因迹以求用易春秋當外言而求意不然則雖多奚為之韻買櫝還珠之說宜矣雖然不觀繁枝不知一本以吾子用力之勤慱物之廣若是也倘反求而自得之是當登崑崙之顛看寰宇之內名器鍾離皆殤子僬僥桂莽真異類矣又何必羨刀圭入口之詩陷于溺慱而惑人之地者哉夫斯道之明尊頼直友故夫子叙三益之友直為首望

吾子時賜藥石，勿復為溢美辭，乃幸。王虎谷先生、何粹夫皆邇居，亦嘗通問否？此二人者，柟之師友也。小兒資質頑頑，乃蒙良教，豈惟其子當書紳哉，其父亦領教矣，已即令謄置座右，不知將來肯体貼不負盛心否。

書二

答朱子仁書

來書云欲求未發之中此固第一學問然只且於已發處着力久當大熟耳大抵天下事若不諳練遽欲中節將恐陷於助長世有設為過高之語者不可不細論也如何如何

謂然後學標準但與東郭不同耳

答薛西原君采書

日昨主靜清教甚祛塵慮別來百冗文集雖就事體

此立言之旨讀

孔孟書便見乃其索尚險僻未必非讀孔孟書者也斯道裂矣

見到此便合夷險

驗然終被紛拏之害答諸公書僕細讀之恐浚川公之言亦有是處但此書尚未謄録俟外日再寄耳約言甚精有裨政教良多然其深邃處亦未免一涉於禪老賢哲立言寧近無遠寧粗無精使人人可守而行之庶不遺害如何

## 答葉地曹子大書

久別何勝懷思疊辱簡書佳既益深荷感緬惟遭困處險百千萬狀人所不堪若處之坦然乃真學問也大抵窮通有數遲速有命雖他日處大顯之時亦若

今日處大變之地通為一理斯其妙也僕嘗躬自為之故敦以告道厚耳如何如何

答王溪子書

某謹啓前月王官谷叨陪遊覽雖蒙執事貶尊延接然須叟奉別未能罄領教益即者路村得侍左右言學則知有人不知有己言政則知有民不知有官言理則知出諸心不知擇諸口古所謂真其人者乎方執事樂道空同之詩才也惟知彼行之嘉及執事樂聞仇賓之德音也又惟知此道之美故雖以大方面

此數是先發人已處

之重乃愧致愧此老之辭海內愛賢好善出於至誠尚有如執事者耶昔孔子以舜問察隱揚為大智而窈不齊惟能取友輙稱為不器之君子至與堯舜儕其達材如端木子貢一瑚璉器外無剩許也玩脩省主靜之誨執事將非為舜孔之徒歟夫諭俗常言本說閭閻田桑雞豚之細而春寒花遲之詩多求望高遠之空談熟事乃皆推諸周禮毛詩之後將非所見者大於其言之微末者亦汲引之使前耶知愧知感故尊序猶欲顯出賤姓名甚不敢重請删隱矣於戲

傳曰愛人若當遊其所未至

以執事在此而欲挽復唐虞之舊亦千載一快事若區區論上官之倨交作一氣節士屑屑泥山林之自好成一詩文人斷非執事所許矣夫政有至要則身不勞而舉法有至神則機不動而行執事盖究於此久矣鄙詩首句委的不類其餘令改相字為懷字傾倒二字為晤語字未審可否八謌之改及諸雜役之增甚當謹損益更換具有文冊再呈備采又此恒言乃勸化人語不比常時文移刊榜頗駭人不如只作一書另行數語之移附以此書降各州縣令自刊一

册令學中社學醫學僧道及里老書甲之首各與一册或將印下葉數帖於社學等學及巡遞等衙壁上亦可首序後面亦議數字惟執事再酌定

答汪伯重書

遠辱千里委价齎書墨細布之貺具悉雅厚至意且覽書益知造詣高遠非復往日鷲峯中人矣甚慰甚慰但云終未有洒落處將其念尚他有所牽滯者乎有則自觀其根而斷之便到不改其樂境界也更上一步恐亦在此如何

掀去病根自有一種樂處

忠臣去國戀主之意藹然則何將不忠於主也

答顧雍里提學書

過汴極辱雅厚方切荷仰迺復辱差人擲柬迎至磁州此其情意婉如南省之舊益令人懷感不已也弟其中以賀字見獎頗于孤臣孽子不似耳薄劣叨洪恩久矣一旦離去君父長往山林不無瞻戀之意且自省愆不暇也

答無為守朱子仁書

閣下鴻材厚德屈此州郡然志在慈民今固芝山一郡之福也諒不爽素懷矣問及理郡事大抵為民父

毋惟如保赤子一言用之不盡但他人率視為尋常反用力於外耳知吾友必不然也

答丘汝中書

遠辱寄簡幷貺書布甚感存記不忘所云貪知府此真大丈夫得志澤加于民之事也足不負相知矣世風偷敝原在此足下學能見此政能先此雖古之循良又何讓焉彼徒以口講為道者真不足齒矣更望堅定不渝雖他日位晉卿相亦率由之寧非斯道之慶乎勿遽力疾不盡欲言

答松石中丞書

徃別時辱教愛無限今尚佩服懷思無已茲者西土之人飢饉之餘乃獲執事莅撫視如赤子招利積穀以為久遠之計何幸如之生之庇賴多矣乃復過縣問及老母寓書念及遠客銘感何限竊念西人皆素信德化者惟望益戢貪虐仁使窮岩穴處之子皆沾飽煖而孤聚荒落之處亦無雞犬之驚茲豈不復周漢之俗於執事之時哉

答胡可泉書

辱手教并試錄書怕之既登受甚感南都因有一二秀才相訪者不過閒疾序客况耳非有所謂講道之說但近來從事於不怨尤之學頗覺尚能耳不敢不告也解州有一監生王光祖者實僕之同志久不得其信息不知今造詣何如桉臨其地可一問之取一書寄哉以慰遠望弟甚思鄉念親之心與執事同但未有便耳

答曹性夫書

即日得手書具悉雅誼所曰事多掣肘欲寡過未能

者此正心存後有得之言將造次顛沛不違者非是也邪後世學者於道非篤志於高玄必馳志於文藝如吾性夫之學遇事著力者能幾人乎欣慰欣慰復用敫確其兄復友朋快皆不易得之美質也此歸若吾性夫又身率以往則夫明斯道於東南者非吾性夫其誰乎

荅凌德容翰書

頃者須臾之會不盡彼此之情別來殊為懷慕近得柳士亨帶来書益荷交厚契誼來喻所謂天下

曉之者過是大抵君子之志於道寧求已之未至而不尤人之未然寧責行之不敦而不辨人言之非持是而不已雖上達知天之妙亦可馴至矣如何士亨行促不盡區區惟足下亮之

答張汝敷邦敎書

豐厚手書足感雅厚契誼所問為學之道大抵不過大學格致誠正而已其格物之功又其首事若能即身之所至事之所接念慮之所起輙用心窮究不使差誤則理明知至誠身不難矣如何

答米仁夫書

昨者疊辱屈降甚愧踈慢別来又辱簡書具悉篤厚雅誼感荷不盡且往年頃刻避逅而足下輙以長者禮見加深愧狸妄無所增益足下乃比於春風之座骨肉之親過矣大抵學之蔽雖其行之不篤亦以信之不深雖其信之不深亦以知之不明如足下純慤開朗嗜道如欲者友朋中真鮮其比誠使向往不已斯道有不在若人乎幸即職業中見此無以為羈而忽之如何使還匆遽不盡

答程惟時書

使者来知令弟已襄事甚慰遠懷然聞哀慟之狀苦辛之態所謂雖鬼神聞知當亦下泣者也傷慘之餘乃復念及鄙薄辱貺書禮并序語錄情義懇切而辭旨高遠愧非予之所敢當耳此道不明講說過多者害之也而惟時乃能於力行中見之則斯學當不再顯乎考滿又為新例所止枉辱多貺耳此間章宣之王貞立復来相聚舊學果增卓立甚慰鄙懷聞部引尚未敢想會晤亦不遠也

答張仲完書

往歲遠辱江邊之送兼以雅作甚感昨得來書足荷相信之厚至曰無可息肩之期者真有見之言也足能乎此雖周公之終日乾乾又何不可學哉會試想不遠當一會晤以叙闊懷

答呂九川書

久違懷何時形寢食簡書兩至皆已拜悉大抵此出必須以得軍民之心為主而禁科征舉按賢才乃禦虜之急務也他可姑緩之矣同年諸公及同鄉劉公

在彼渠皆有所依歸君早晚不可不存問也

答彭全夫書

別來殊切懷思既蒞名郡應知德政及於煢獨矣幸慰幸慰士君子但能行其所學有益於時便於道無愧不必計位之崇卑資之大小也此吾全夫之所優為者因以重及之鎮城記草草脫藁望改正後加石耳

答可泉書

前戴主事人回曾附謝柬想已達也茲復辱西玄集

并古樂府之寄益切感歎但樂府大逼漢人語古雅工緻何也吾執事方在撫恤煢獨之時而乃有此作將不在於用心乎故予嘗謂與其在上者有古人之詩不若在下者有今民之謡也義切骨肉語不覺大類耳如何如何如何

荅可泉中丞書

此來瞻望會晤叙闊懷不料吾執事尚未抵任甚悃然也前覩撫巡規約其處華官吏軍民之獘詳矣又以為雖多作樂府亦不妨也今見中州災傷未聞救

民之政乃復東顧室家久而未至忽使流離塡溝壑素日抗志千古今其所行乃與往日孜孜過門不入之禹不同何也將非猶為樂府一誤邪抑以功勞懋大

聖主一見喜而遂自盈假邪宜乎往日吳中同年諸友有多口矣僕北行在即遲一月仁聲不聞中州倒懸當誰望乎

答韓汝器書

去冬辱枉路顧我甚為簡慢茲復辱遣人遠惠問書

邊議數條，兼以絨褐羊禮，足感雅厚。其所論重守令，選邊官，以來豪傑，嚴清勾盾，召募以審主客，查侵欺，稽隱匿，以戒因循者，此誠備兵之急務也。至若抽丁選走兵之事，干予心有疑焉。司馬君實所論刺義勇之非者，將無似之乎。軍士不戀邊，必有其故。食不足兵，恐失其方。足下身任此責，不可不熟計而預處之也。如何如何。使還，謹此附謝。

答大司馬楊南澗書

西土幸獲明公總督保障西夏，豈惟全陝士民攸賴

九重亦無西顧之憂矣欣仰何限往年旌節過高陵僕適在書房别業有失恭候續聞追送則已不及矣方切悔責乃使辱華翰遠及捧誦愧感只此汪度包荒雖折衝萬里之外可也若乃時撫恤明賞罰以作士氣在明公所優為不俟言矣

答魏少顛書

遠辱遣人將至名曆父子徧及并酒果牲醴皆自省城而來敬愛真切雖在衰病中不敢不受但𨗳遢鄙迈壁以郡繁事冗應接稠多兆事安能一一皆及之也

迷邅之言豈所望于執事不變所守眞就爲李之舊講也不然雖即曰張桂正士論之所恥言耳不見漢之蕭曹丙魏龔黃卓魯同一傳芳千載無增減也故君子之政與其得上人之心不若得小民之口與其愼之于初不若謹之于後恃在知厚因以喋喋

答齊叔魯書

闊行取報雖衰病之中亦梅之上喜不能寐不止爲叔魯久屈一伸也良以主張斯文扶持善類以答聖主求賢之意用酬明時濟世之策者當不在此行

此等忠懇議論恐叔世不多見

乎僕於足下有一日之識而老病無百年之想不能不惓惓于吾叔魯也恒齋之家到想問及外封奠幣望稍帶以付乃郎幸甚

答渭厓霍公小帖

生平日以公為可人也今此疏如此可謂阿私所好不知人之甚矣

聖主聰明睿智足可追復堯舜乃公所欽祭二人掩蔽行私引進匪人至今令黄河以南大江以北僵尸數千里賣子女不直百數錢危亂至此公寵信重臣

者寡々敢言社稷蒼生之福

不能上告

聖主乃欲黨一亡姦歸炎凉于鄉里良民此何故也

然則一二十年百姓無告受害非公而誰公多學有

志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後學北地李楨編校

## 語一

### 贈蕭子聞語

蕭子聞曰：韶親聽誨言，輒能興起，第恐歸興化又無所於聞，敢請一言以資頑鈍。涇野子曰：士之于學，惟患不相信耳。苟相信，雖隔千里，猶在几席也；苟不相信，雖在几席，猶在千里也。子聞如有事而勿忘，又何患歸興化之無聞哉。

柳柳洲論其奇崛此亦足爭馳並體先生樹竿植來歲寒松柏信非枝葉文字

## 贈黃子積語

安義黃子積將北上問根本之學涇野子曰予何足以知之然而子積之志則甚美矣其亦有厭於枝葉之學乎夫君子之務種學猶林師之務種樹者既植其根本於地矣懼其風也則扶持之懼其乾也則灌溉之懼其土脉之薄也則糞壤之懼其兒童之搖動也則限域之懼其折枝也則藩籬之懼其條律之旁出邑蘖也則剪剔之夫然後根本完固與天地之化相通其為根幹花葉也樹莫能比高然則吾子亦以為

學之根本也曰君子以良朋爲袂持以多識前言往行爲灌漑以能處惡人爲糞壤以絶物誘爲限域以循禮爲藩籬以直義爲翦剔則斯學根本之全其發也雖以横四海塞天地有餘也昔者孟子知此根矣不以粹盎爲事而以四德之根於心爲功有子知此本矣不以道生爲事而以務本爲先予積茍從事於斯即日登甲科躋顯仕於天下無難也

再贈宋獻可語

宋侍御問真定予曰易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夫苟

以仁爲體雖負芻鬻疏之微遐陬僻壤之遠皆吾肢髮皮膚之處也倘一夫失所即吾體如芒斯刺如炙斯痛矣若然則所以恤其饑寒救其疾苦開其昏愚者自如吾體不能已矣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也

贈蕭時化語

蕭時化將還新喻以一冊來曰文明聞教雖多若更得一二言歸將比諸羹墻涇野子曰夫子豈有二言乎予嘗數以是講于鷲峯諸君以爲時化此事亦可扎時化而忘往日騎驢以扇遮面復下揖諸友之士

從識横充得尺便是屈已當處功夫雖然與物自能物无執總污入者亦下從之學也

謂造次必於是矣斯歸也惟頤常若是耳問曰馬能常騎驢邪曰凡心不在皆騎驢遮面也凡心在皆下驢揖友也飲食衣服之際居處交遊之間皆可以是求之不然雖有所閑守之不專或為他論所惑縱在驢背上無扇遮面亦不見人又安肯下邪久將與騎驢覓驢等耳

贈王道充還清江語

清江王道充過鷲峯東所告歸且列其志以問言涇野子曰道充卓卓乎志古聖人賢人之道有君子終

身之憂而又自懼未免為鄉人顏淵曰有為者亦若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子殆可為顏曾之學乎曰惟是鄉人亦難處耳曰學如舜之所居而化及河濱雷澤也又何難道充曰斯可以體仁矣已而問春秋紀吳札聘晉之事君子謂之辭國而生亂者如何曰是非聖人意也夫札雖有次及之序而諸兄荷皆享國之長札之存亡又未可知延陵之祚壽夢豈能必及於札乎故專諸之變其失不在札之不從父命而在壽夢制命之非也昔堯舜有天下不傳之子授

有声是從左国中討来末后一中之說不偏有无不落方體乃知一腔内晶晶淼淼如氷壺然

之異姓舜禹如朱均友弟如舜禹可知其不拘於立嫡也夫壽夢將賢季札而欲立之乃循顧忌于群公子之有國是宜其公不足以範後嗣而其弊適以階亂也道充曰斯可以觀經矣已而又問司馬公常念中字以治心而程子非之者何曰離吾心以求萬事萬物之中亡其本矣離萬事萬物以求吾心之中喪其用矣夫學必有事故念中之無益於治心真猶數珠之無益於治行也道充曰斯可以致一矣他日道充又來曰得必有事之教雖在床簀之時正念既興愈

思愈深不覺雜念既退乃知存誠則邪自閑曰道充若又以仁爲念時復思繹則見此心當如天覆地載之大纖毫塵埃界限皆不能入雖氷雪之點紅爐不啻也道充曰貴之往也當以仁爲必有事而勿忘乎曰然

贈周時敷兩語

日家茶飯淡淡而有至味

周時敷將還秀水過問言涇野子曰道以得已爲行學以用世爲林晉魏之詩止可備閒適耳

贈薛仲常問壽祖母沈語

奇男子志氣凌稜立身行道以顯父母者益稀足照顏色

薛仲常來曰應旂祖母沈氏年二十四守節不回無出立吾伯祖之子為嗣即吾父竹泉君也竹泉君思祖母之志立貞慶堂以訓應旂曰無或不學以辱我先妣則何以為教乎涇野子曰沈夫人既以貞而立家仲常曷以貞而輔國乎故貞立于家則為節貞輔乎國則為忠忠與節貞夫一者也對曰應旂太學諸生耳安能遽輔于國曰汝知沈夫人之立薛氏乎其婉娩順從之儀麻枲酒漿之材皆其學之未嫁時而後有今日范文正為秀才時便志在天下國家仲常

若拘滯近時秀才格。恐非竹泉君攸訓之意也。

申贈程惟時語

程惟時始見予論文予謂文以明道為主惟時曰世之衒藻昧理者真可勿用矣繼見予論禮予謂禮以通今為貴惟時曰世之泥古違經者其可勿用矣及今三見予以論易予謂之曰夫易聖人之所以終身而治民之具也前此諸儒專以說天專以道陰陽者予已病其迂矣後此諸儒謂專以明圖象與卜筮者予又病其泥焉故予常謂夫子於乾之文言曰君子

易新三四皆兆古至理世落淺近開發以字四德信求神精微之教也

此實人人所當体驗處一唱一随自有天机合

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真易之本義也蓋乾非專指蒼蒼之天君子即乾也元亨利貞非專指四時四德其實也六十四皆可以此類求矣然此言亦嘗數告他人多不以為然惟時乃聞言而契之速得意而信之深涇河之易其當暢歙浦乎夫契吾為細契易為大信言為淺信行為深所頤斯往也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惟時他日以此易行于天下亦有餘也

贈鄭良遜還衢州語

近予於清風亭說仁惟鄭良遜甚悅之喜見顏色至

于治若人脩處得妻妾何往不可處不然獨行猶媿影也獨寢猶媿衾也

說到二南自妻子做功處則更深信。曰邦佐離妻妾且三年矣斯歸也功便發軔于此其要則何如曰良難。不見文王之刑于乎。苟身不行道而於片言跬步必自惰焉。雖反目以加彼亦不信也。

先生于立齋若有激乎言之哉今人在荊棘中宜飽玩乎此語

## 贈立齋張子崇禮語

立齋張子崇禮將之長蘆過問言涇野子曰君子處險如夷蓋以忘乎險也。君子處微如著蓋以慎乎微也。易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又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言不順之時承得忠孝之正脈者然有為為之以洁諍臣諍子之名去道更遠矣

贈黃國信語

沅州黃國信曰珙甚愛聚百順以事君親奚能恒若是乎曰忠臣之事君也在順其公不順其私斯謂聚義孝子之事親也在順其志不順其意斯謂聚仁苟不惟公與志之順也凡百皆順乎君親我何不陷於私意我故仁義之學得而後忠孝之行成

贈唐以道語

唐以道將還武陵言體仁之學以誠敬存之固然但恐或有息處不知何以致力曰當覺此學息時因何

屠門肉　嘪

而息去其所以息者則常不息矣

贈胡汝鄰語

胡汝鄰聞講韶而有得於心則謂之曰別後少斷肉味當常若韶音之在耳也

贈大謝小謝歸祁門語

小謝曰人若不勤學雖移居雞鳴山頂上不在家大謝曰若鴻則常在耳涇野子曰二謝亦欲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乎

贈吳子敬體惺語

予素多病數用子敬之藥而效蓋取參朮黃麻而豈用之者也安得必此劑醫天下人之疾者乎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